

六、外部物語——屏東菸區技術史詮釋中關於「人」的故事

[陳宜含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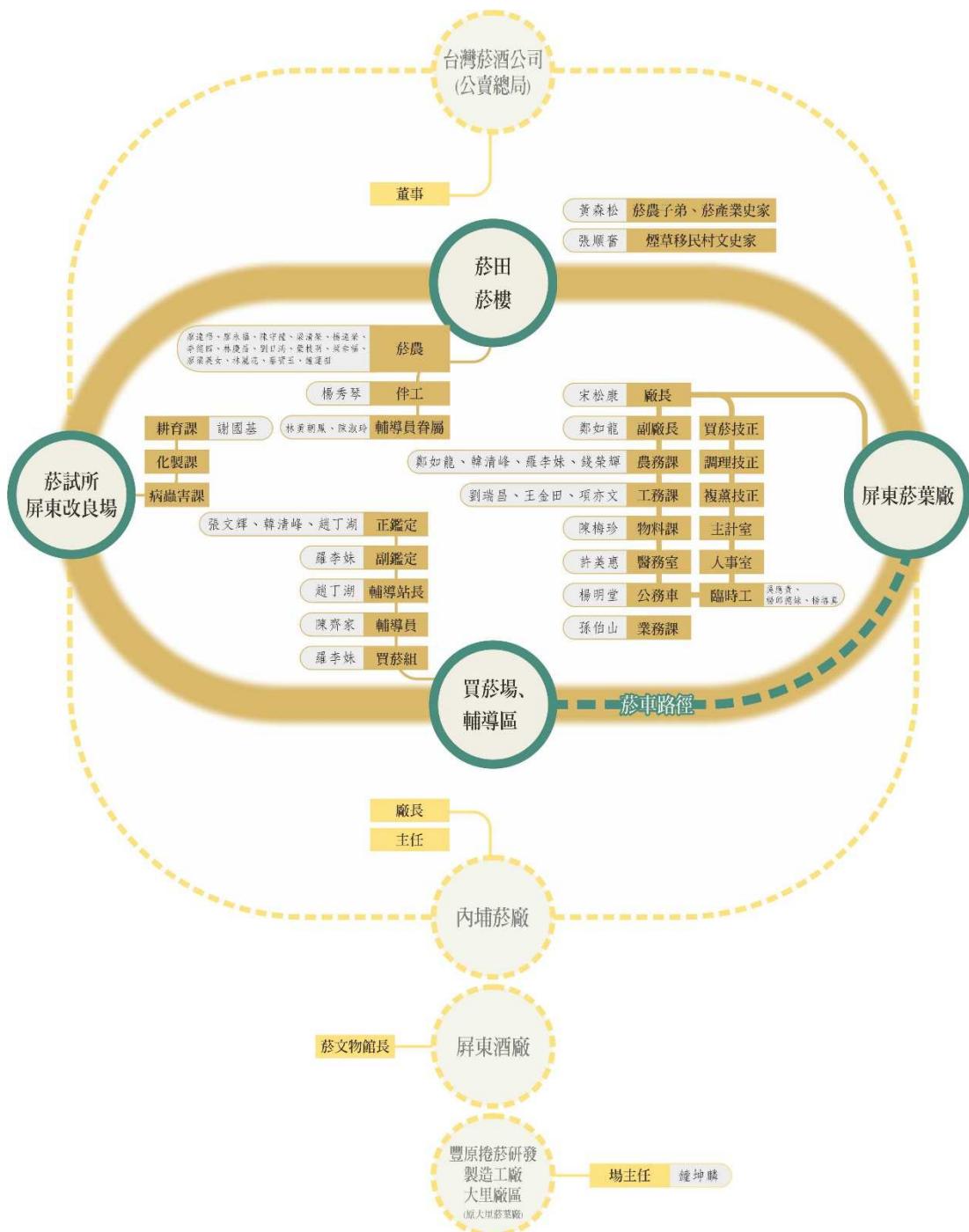
6-1. 「工作團隊與受訪者們一起推進屏菸」的田野筆記書寫觀點¹

- (一)以田野筆記書寫觀點紀錄每次訪談的觀察，其中包括訪談對象的人物側寫、生命故事等，透過此方式可了解在屏菸葉產業裡的相關人際網絡群，對於未來進一步運用這塊資源能有較正確的認識與策略。
- (二)以冷靜的旁觀者姿態，描寫本案的工作者、受訪者，書寫推動過程的故事。
- (三)當受訪者提供整理好的知識技術、語言、導覽、物件、影像、資料時，受訪也是某種程度的共同研究者。
- (四)東華團隊帶著跨學門領域的年輕研究者去訪問受訪者時，一起激盪出漸趨專業的菸葉技術史話語。在這樣一起交談菸葉專業技術話語的過程中，受訪者對屏菸推動的心越連越緊。關注層次也漸漸提高。

6-2. 屏東菸區菸葉生產環節與人物關係

此次訪談對象的安排，團隊是以屏東菸區的生產環節輔以組織架構做分類的對應，從菸試所屏東改良場、屏東菸葉廠、買菸場與輔導區、菸田與菸樓等地域分野，細分出各地域裡的組織，如農務課、工務課等等，個別接觸各單位的技術人。(如圖 6-1)

¹ 田野筆記書寫方式參考書目：羅伯特•埃默森、雷切爾•弗雷茲、琳達•肖，《如何做田野筆記》，符裕、何珉議，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6-3. 初次走訪屏東菸葉廠，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的穿越。

記得是個艷陽高照的好天氣，盛夏光年一如我們所熟知的酷暑，在我們感覺到這一年的暑氣已經開始在島嶼的南部肆無忌憚展現猖狂的那一天，我初次走訪了目前已悄悄睡下的屏東菸葉廠。

穿過通往昔日菸葉廠正門的椰林大道，由原本應是正門的那間派出所望去，廠裡邊是好幾棟米黃色的樓房，隔著從前所沒有的圍牆與我們相望；這座偌大的廠房現已告別了當年的風光，也無法再由正面迎接我們……。

錦佳指著面對派出所左邊的圍牆告訴我，從前那些自買菸場回來、載滿了菸葉的菸車，就是將購回的菸葉運送至此、卸載，並接著開始一連串除骨、複薰的加工過程。圍牆其實並不高，但我仍看不到牆後方的景象……然而即使稍後繞過去看到了，關廠過後歷經歲月洗禮而早已人事已非的空間，依舊只得靠著我們自行去想像，那滿是焦糖色菸葉的光景；而那樣的想像畫面對於才剛開始接觸菸葉這個主題的外行人如我，是頗具難度的。

過去的菸葉廠正門如今僅是整個停止運作的菸葉廠中看不出所以然的冰山一角；接著，我們驅車前往菸葉廠的側門。一度也曾擔憂若是大門深鎖，我們這次的參觀便只能敗興而歸，所幸看似未敞開的鐵門仍留有一點足以讓人通過的縫隙。我們盡量不張揚的走進裡邊，一進去便看見廠裡那棟中山室的屋瓦被拆下並整齊的疊放在一邊，而一旁在臨時搭建的棚子下刨著木頭的幾名工人正在進行中山室的修復工程。和不辭辛勞的工人們打過招呼後，我們順利得以進入菸葉廠裡面。由於廠內仍有幾扇門、幾間廠房是鎖住而無法通行的，我們試圖尋找通往菸葉廠更深處的路徑；當時的時間接近中午，午後有可能工人們休息而側門也上鎖，錦佳的母親於是在建築物外頭候著，也好跟進到裡頭的我們有照應。

走過雜草叢生的牆邊，經過整建中而看起來空洞的中山室，再穿過一扇矮小的窄門，我們來到了一個挑高寬敞的空間——稍早時自菸葉廠正門望向左邊圍牆的後方。當下空無一物的廠房，令人難以聯想菸葉產業興盛時期，此處的作業人員穿梭、大批菸包不斷被搬運的景象。我僅能聆聽錦佳訴說：這個空間裡的每一根四方形梁柱的四個角都加裝上了鐵皮，是因為從前來來往往運送菸葉的卡車、推車難免撞壞柱角，為避免柱角一再的被碰撞、摩擦而損壞，於是便裝上了鐵皮維護梁柱；而在沒有加裝到鐵皮的一些部分，依然可以看見那些承受了無數次人為擦撞、而非自然侵蝕的痕跡。

進入菸葉廠不久後，我們來到一座圓柱形的煙囪下方，錦佳說，這座建於日治時期的煙囪是屏東的最後一個煙囪，也是我們這個案子致力保存的有形物件之一；聽說屏東的另一個煙囪之前已經拆除了，在我真正搞懂這個煙囪從前的功用之前，我卻已先了解到，這是屏東不能夠再失去的文化遺產。

整座屏東菸葉廠比我所想像、或者該說比我從外觀上看起來的要更巨大、寬廣許多，也讓我更深切的了解到，有這樣的空間卻閒置多年沒有使用實在可惜。我十分不正經的幻想著，如果能將這樣的場地外借給民間佈置成鬼屋，那荒廢的氛圍肯定陰森的恰到好處。

白天時日照充足，陽光穿透遮雨棚使菸葉廠半戶外空間顯得明亮；斑駁的遮雨棚、脫落的門板、四處飄散的枯葉，這地方彷彿要被歲月給吞噬，卻是一旁除骨、複薰的大型機具不

斷的提醒著我們菸葉廠曾經繁榮運作的證明。沿著廠內寬闊的走道繼續走下去，在途經一個轉角處時，我看見在這菸葉廠的深處一隅，還有一個看似不起眼、卻又不自覺令人注目的獨立倉房。那倉房沉重的大門離我所在的走道轉角仍有一段距離，必須要再往角落更深處走去才能到達那倉房門口；我站在原地遙遙的望著那地方，被孤立出的距離使那樣的空間顯得更加幽深而神祕……。後來聽錦佳說，那間倉房從前是堆放強效肥料與農藥的(這部分記得不是很清楚，如有錯誤請直接修正)，為了怕有毒的化學物質散出，倉房的出入口被打造成特別厚重的鐵門；甚至在以前還有個玩笑：據說每當這近乎毒氣室的倉房門被打開時，附近農家所放養的牛總有一頭離門口最近的會莫名死去，眾人便猜測牛隻也許是被開門時襲來的毒氣所毒害致死的……這必然是個玩笑，否則最先遭殃的肯定是負責打開倉房門的人員吧！

走到下一個轉角時，我們看見一個板車被隨意閒置在一旁，很輕易的便能聯想，那是在菸葉廠內用於搬運、移動菸包的工具。拐過轉角後，一直到盡頭為止都是連遮雨棚也沒有的室外；由空間的概念我大概可以理解到，我們在菸葉廠裡繞了大半圈，自正門派出所的左側圍牆後方再繞到了右側圍牆後方。

隔著佈滿灰塵的玻璃窗可以看見菸葉廠的內部——是部分關閉上鎖、擺放了更多大型機具的廠房；由廠房延伸出的機具局部，以及一旁等比例縮小的示範機具，都讓我這初次參訪的人更能模擬、想像這些陌生機械的運作。雖然仍有許多廠房的內部這一次都無法入內觀看，但是當下的所見所聞早已令我目不暇給。

我們沿著原路走回頭，回程的路途中，我們決定將曝曬在豔陽底下的板車挪到柱子邊，至少是不會遭受日曬雨淋的位置；畢竟一個說大不大的板車也是這屏東菸葉廠的一部份、是需要受到重視的一部份……而且也無法確定當下一次有人踏足於此、留意到它，又會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遊走在這菸葉廠時，總令人感覺到自身的渺小——無論是從空間的角度，亦或從時間歷史的角度。原路走回的那條草叢中的小徑，在離開之時感覺倒像是條連接時光的通道，把還沉浸在老舊的菸葉產業回憶裡的我們拋回了通往現實的入口。

離開屏東菸葉廠的車程中，同行且年幼時在屏東長大的父親提起了菸葉廠那在我看來倒沒有特別感觸的米黃色樓房。父親說，那樣的米黃色建築是台灣經濟起飛時期典型的廠房樣式；然而隨著經濟飛升、舊式工廠淘汰，這樣的建築外觀沒有悠久的歷史價值，也不符合當代美感，多半能拆的都已被拆除……上一代的人看著這樣的米黃色樓房並不以為意、也不覺得稀奇；下一代的人卻是見都沒見過、也不曾對其有過認同情感，許多物件便因此消逝在時代的洪流中……。如此典型的工廠樓房，應是台灣歷史的見證人，也是珍貴的遺產，它們見證了經濟起飛，並帶來繁榮興盛；而這也是屏東菸葉廠更應該致力被完整保存的因素之一。

6-4.屏東菸葉廠

6-4-1.宋松康・從實習生到廠長之路

1966(民國 55)年自屏東高工電機系畢業，考上金鑑特考，分發進台中大里菸葉廠做工務課的實習生。服完兵役後升為正式辦事員，而後轉至豐原菸廠做捲菸。

1986(民國 75)年內埔菸廠成立，76 年便升遷回屏東，77 年正式調來內埔；退休以前曾有三年半回到豐原菸廠當廠長、兩年到台北菸廠，其餘時間都在內埔菸廠。屏東菸葉廠面臨關廠之際兼任廠長約一年左右時間。於 2013(民國 102)年從內埔菸廠退休。



宋松康廠長的人生閱歷精彩豐富，從最初基層的實習生一步步腳踏實地走到廠長之位。在大里菸葉廠的實習生時期，需自行摸索廠裡的機械，許多買菸用語或工具名稱皆為日語，久了漸漸便知道。實習生做了約兩年便入伍海軍艦隊當兵，服完三年兵役後升為正式辦事員；同時考上逢甲大學夜間部機電系在職進修，夜間部念了五年，畢業後考上高考，再轉至豐原菸廠。一開始進入菸廠任職時先從菸葉製絲做起，後期也有進入過研發單位(實驗室)，在菸廠的生產部門都有待過；於豐原菸廠當主管期間每年都會到草湖菸葉試驗所(半學術機構)聽菸葉評議會。而後又進修管理學系，中山大學畢業；在屏東菸葉廠兼任廠長時為了順利將屏菸併入內埔菸廠，將所學的管理能力加以運用，於屏東菸葉廠的資源及人力統合進內埔菸廠的過程中，減少兩個廠的員工之間的文化衝突。

宋廠長精益求精的上進精神總是令人欽佩，無論是在學歷或是整個菸葉產業中的經歷，他都能不停的去接觸新的事物，並且將所見所學再學以致用；然而這樣看似位高權重的他，從有條有理的談吐中所流露出的卻是謙遜而非驕傲自滿。面對人情世事，宋廠長的處事態度圓融，從訪談過程中的記憶描述，我們不難想像在屏東菸葉廠併入內埔菸廠之時，宋廠長試著運用他的社交手腕將兩廠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一一化險為夷；而在多年以後的今天，提及那些過往回憶時他也依然處處自謙、從不炫耀自誇，這正是他最令人感到尊敬的地方。

6-4-2.韓清峰・菸區裡耕種輔導技術的傳達者



韓清峰，雲林人。考上特考選填志願時，菸酒公賣局排第三志願，之後再分派至屏東菸葉廠；民國 51 年進到屏東菸葉廠農務課，擔任美濃區輔導站的工作員。而後定居屏東，已自詡為半個屏東人。

韓伯伯的生命記憶中，滿滿的盡是對菸葉化不開的濃厚情感。國小時就曾經去過同學家幫忙串菸葉、做捲菸，父親的工廠附近也有種植菸葉；初中就讀斗六初農，在學時通勤會經過嘉義菸葉廠的買菸場，等車的時後偶爾會觀望到有人在那裡買菸，從小自然而然的便知道菸葉是什麼樣的東西。韓伯伯初到屏東菸葉廠時，對當時(民國 50、60 年代)職場環境中客家與閩南的族群隔閡有較深的感觸，無論是在菸葉廠內或是菸區的菸農們，多少總有語言及文化上的分隔；一路任職了幾十年下來，卻也見證了這樣的隔閡逐漸消卻，如今閩客族群間的相處已變得融合、較少再刻意區分。

韓伯伯作為交流並傳達耕作技術的農務課職員，需往返於菸葉廠與菸區之間，無論是輔導站的職員、菸農、或是廠裡邊的員工，總有他的老朋友。韓伯伯後來也有當到買菸時的鑑定人員，因此不管是耕作技術或是鑑定的眼光，以及從種菸到買菸的整個流程，他都能詳盡的向我們敘述；即使現在菸葉、菸田或買菸廠都已不是隨處可見、甚至想看還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憑著他的描述，總能讓當年的那些畫面清晰具體的在我們腦海中浮現。相較於僅在菸葉廠內辦公作業的其他職員，韓伯伯對於整個菸葉產業鏈有更清楚的了解及親身經歷；除了菸葉廠以外的舊照片也有許多，菸田、買菸場、講習會……韓伯伯手中一張張泛黃的影像到了今日都成了貴重的歷史存證，只可惜有許多照片在幾年前早已燒掉了……。

6-4-3.羅李妹・農務課第一位女性技士



羅李妹，1946(民國 35)年出生，屏東女中畢業，以高中程度參加普考，1974(民國 63)年進屏東菸葉廠任職，成為屏菸農務課第一位女性技術士，並通過鑑定資格的內部考試(有證書)；考進屏東菸葉廠後繼續於屏東農專夜間部進修，畢業時已經 28、29 歲。2002(民國 91)年，屏東菸葉廠關廠後轉到內埔菸廠；退休後在屏東醫院當志工。

作為農務課的第一位女性技術士，羅李妹在初進職場時的經歷自然與其他男性同事有所不同，然而她的辦事能力以及勝任的工作並不比其他人員遜色。任職於農務課的她，除了在菸葉廠辦公室辦公，還需跑外面的輔導區、菸田，在菸葉加工作業方面負責等級鑑定跟調理；農務人員需要有菸葉栽培訓練證，也需到菸葉試驗所跟技工學習的職前訓練。羅李妹從那個女性工作能力經常被投以懷疑目光的年代，一直熬到後來她本身的能力以及敬業的態度受到認同與肯定；甚至專業的鑑定眼光還成就了她菸葉副鑑定人員的資格，這才為自己和女性們爭了一口氣。

工廠總是給人冰冷、生硬的印象，然而羅李妹卻是早期那滿是男性的屏東菸葉廠裡陰柔的一面；她的個人生命歷程不只是龐大的屏菸歷史的一部份，更足以代表著屏東菸葉廠的女性史。羅李妹也是最積極協助、參與我們團隊訪談及研究的老員工之一，她總是不厭其煩的與我們驅車前往高樹、美濃、萬丹等地；她也樂見於有這麼一群人，正為著逐漸消逝殞落的屏菸投注心力去保存它，而絲毫不吝惜的與我們分享她過去的工作經驗以及寶貴的回憶，這些都足見她對於這項產業的柔情眷戀與對在地文化的重視。

※農務課的份內

從一開始的種菸、菸株還小株的時候一直到採菸、烤菸的指導，都算是農務課的工作。要開始種菸的時候，菸農要辦許可時，就要先有一個計畫；去算行株距啦、測量寬度，農務課的人員還要菸田檢查，去量菸田的長度、寬度還有面積，這樣就可以算出一片菸田種了幾株菸葉。自菸苗仍在苗床期就得去算，從菸苗種的多少，就可以知道這次菸農撒了多少種了。

在買菸之前會先進行評議會，全省四個廠，還要買菸協調，配合當年的氣候決定買菸日。菸農採收之後，需在自家菸樓自行把菸葉烤好，再於買菸日送往買菸場繳菸。有些輔導區是兼作買菸場的，有室內及屋簷下的空間，即使是在春雨綿綿的二、三月，買菸的過程中也不會淋到雨。買菸場的建築內還有一扇大落地窗，在鑑定人員評定菸葉等級時提供良好的光源，才能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與同事間的交際

原以為農務課分為在廠裡的內勤作業員以及外勤跑菸區的輔導人員，因為這樣子的工作狀態下，內外勤的同事會變得沒什麼交集，反倒是羅李妹一口反駁了這樣的疑問。

她說，我們農務課，每個月都有督導中心工作會報，主任等人一定要進來，有時候就是全部農務人員都要進來，外勤的人也要，所以即使是內外勤的同事也一定會有交集，反倒是不同課的平時就比較沒有機會了……。工作會報有時候是在辦公廳樓上的會議室，有時候如果有大規模的全員時，也會到中山堂去；除了上班工作的時候，大家私下的交情也都算好。羅李妹也說，那時候農務課的人很多，感覺比較親，都還有互助會，有人要退休、要幹嘛的都有照應；只是到後來產業沒落，大家一個個退休後互助會也就沒有人了。



6-4-4.陳梅珍・菸葉廠物料課



陳梅珍(龍媽)，1941(民國 30)年出生。1961(民國 50)年就在屏東菸葉廠任職，在此待了40 幾年。一開始任職於出納課，1975(民國 64)年調任物料課，後來在工務課擔任務倉，負責收料、倉儲、資料登記。退休後在里長服務處當志工。

※昔日熟悉的光景在歲月中物換星移

退休的老員工們在屏東菸葉廠關廠後也都有十幾年沒再進去過廠區了，聽龍媽說，在2002(民國 91)年 11 月時，她和羅李妹女士從外面路過菸葉廠時，才發現從前在物料課倉庫、醫務室旁邊那棵很大的老樟樹已經被人給鋸走了……龍媽回憶起那棵老樟樹從她 1961(民國 50)年進到菸葉廠任職時就在那兒了，而且那時候那棵樹也已經是如此的高大……估計從日治時期那棵大樹就已經矗立於此了吧！

龍媽一度以為那棵樹是芒果樹，但是羅李妹女士很肯定的說那是樟樹，因為樟樹值錢，才會被人鋸走。幾年前她們有個老同事開車去廠區裡巡視，結果看到那棵樹不見了、工務課裡留下的電纜也被拿光了；因為菸葉廠剛關廠的那時候廢鐵、廢紙的價錢很好，值錢的東西像是複薰機裡的線圈、鐵桶，甚至是鐵門都被人拔走變賣了……如今她們曾經熟悉的菸葉廠已傾頽，老樟樹的遺址也只能保存在她們的共同記憶裡……在時代的洪流中，事過境遷的轉變或許不過是輕輕一瞬，但是對老員工們而言，廠裡面的一草一木卻都是他們記憶的載體。

※物料課的菸葉倉庫與菸的味道

菸農經自家菸樓烤完的菸葉在買菸廠經過鑑定後裝上菸車，被運送到菸葉廠後，那就是物料課在處理的事了。龍媽敘述著，進來之後看是什麼等級，我們就給他分配儲存進青菸倉庫；除了青菸倉庫，還有好幾棟桶菸倉庫，以及放成品倉庫都有。龍媽從前是主辦成品的，存放在成品倉庫的菸葉被載送到內埔菸廠，再做成捲菸。在以前，桶菸儲存的數量相當多的時候，甚至還有租到外面的倉庫，由此可想見當時菸葉產業的繁盛。

每年，菸葉廠從三月的買菸過後便開始忙碌。買來的菸葉由菸車自買菸場送來菸葉廠，交給龍媽當時所在的物料課簽收、登記青菸等級；買進來的菸大約過二、三天就會接棒給工務課進行除骨加工了。菸葉廠裡的除骨、複薰工作基本上會在六月下旬的時後結束，因為以前是年度結算會計，六月底完結、七月開始新的年度，由於這個限制，工作要在七月之前都結束。

在菸葉廠中訪談的時候，訪談人敦智提到了除了影像與聲音之外，更難以被記錄下的一點：菸的味道。敦智請受訪的龍媽、羅李妹、張文輝閉起眼睛回憶，引導他們回想起當時每每進入菸葉廠，總是會聞到的那樣的味道。自然我們會說那是菸味，整個廠裡邊都是菸味，然而那卻不是一般人所以為的，環繞在吞雲吐霧的吸菸者身邊的那種菸味；菸葉廠裡的菸味，是薰烤過程中葡萄糖釋放的甜味，是菸的香味。那味道是不會嗆辣的，廠裡作業的人員也僅是戴口罩而已；反倒は複薰加工時需要排氣，那噴出來排放到廠外面的氣體，才真是嗆辣的。

一旁的工務課則是負責除骨，還有複薰室裡的兩台複薰機。然而物料課的主要作業區也在除骨區周邊，因為倉庫裡的青菸出料後送到工務課，首先就是要先除骨，工務課有整條的除骨調理台作業；之後要複薰時再依照等級去調配，處理完的菸葉裝成桶菸儲藏。原先是用木桶裝，到了後期改用紙箱，大木桶裝的菸葉是 410 公斤，紙箱裝的則是 200 公斤；作為文化資產的保存，我們當然希望能找到儲存菸葉的木桶與紙箱加以收藏，可惜的是桶裝儲存早已停用好一段時間，裝菸葉的大木桶肯定早都沒有了。屏東菸葉廠使用紙箱儲存也有一段時間，而就連現在改用進口的菸葉也都是以紙箱裝箱；那些裝箱的菸葉之後都送去了菸廠加工成香菸，而紙箱多半不會重複使用，估計都拿去回收或是毀壞了……然而即使儲存菸葉的容器已經不復存在，但那些裝桶壓縮的機具無論是裝桶或是裝箱，在如今停工的菸葉廠裡仍然可以看見，並未被抹煞掉曾經被平凡使用的事實。

※手工捲菸的年代

過去，龍媽除了待過物料課，也曾在捲菸倉庫工作過；民國 50 年代，龍媽印象中大概是在 14 號倉庫做的手工捲菸，老樂園、新樂園、香蕉菸、芙蓉菸絲……那些親手做過的東西至今也依舊難以忘懷；倒是從前的軍菸是在別廠做的，不屬於屏東菸葉廠的作業範圍。龍媽在 50 年左右進屏東菸葉廠時所做的手工捲菸，大約延續了十幾年後就取消、轉至松山菸廠了；而當羅李妹於 1974(民國 63)年到屏東菸葉廠任職時，已不見消逝的手工捲菸部門……。

6-4-5.項亦文・機械、調理與工安技術於一身的工務課技士



項技士在我們所訪問的眾多受訪者中，算是相當年輕的前屏東菸葉廠員工。在聽他解說菸葉廠裡的大型機具如何運作時，無論是流程或是加工細節他總能解釋得很詳細；跟老一輩用敲敲打打的方式去摸索機械而累積下來那些無法口傳的經驗比起來，項技士更能以科學原理的角度去說明我們這些外行人一時半刻也無法真正了解的除骨、複薰機，以及整個加工的過程。跟著他的導覽解說再一次的走訪屏東菸葉廠，整個廠區因為他的言語而不再像之前一般寂靜頹喪，甚至彷彿可以感受到停擺的機具重生——他講述的是一座活的菸葉廠。

項技士的邏輯清晰，也很願意與我們分享他作為工務課技士的各種經驗。他雖然年輕，但堆起來那厚厚一疊參與講習的證書、證照倒不比資深的老員工少；無論是跟機械或是工安有關的，那每一張證書背後總有一點耐人尋味的小故事，項技士也總是笑著與我們分享。

6-4-6.許美惠・護士發起的菸葉廠醫療系統



許美惠(左 5)，輔英護專第一屆畢業；從前任職於市立醫院的護士，之後離開臨床，30歲左右時到公賣局。約 40 歲時有危機意識到會縮編，公賣局轉向公司化，因此自行參與課程、參加正式考試，後半段轉到一般行政人員。屏東菸葉廠與內埔菸廠合併後，曾留在檔案室一、兩個月，整理自 1947(民國 36)年留下的檔案，並在文書和出納職務間輪調。

許美惠在一開始進入菸葉廠時，醫護室是別人眼裡沒用的單位，又因為沒有菸葉相關的知識技術，醫護人員相當被看不起；當然她為此感到憤憤不平，但卻也不服輸，在一次次幫同事的急救過程中，從原本被人看不起的菸葉廠醫護人員，到後來慢慢建立起信賴關係，並主動讓員工了解醫護的功能。尤其身為女性在早期婦女病檢查較不開放的時候，對於女性員工的健康狀況更是關心。

許美惠的個性鮮明樂觀，積極而不畏挫折。在菸葉廠裡，各部門分工、各自有各自的語言，彼此之間難免有些許隔閡，甚至閩客族群也是如此；然而許美惠不同，「健康」就是她和其他人的共同語言。不分部門、不論族群，許美惠關心每一個人、熟識每一個人，因此她對於職場的點點滴滴有著許多回憶；她從一開始大家認為對菸葉廠最沒有幫助的醫務室，一步一腳印的去宣導保健的重要，最後成為菸葉廠每一位職員的健康管理人。她對於員工的健康管理確實很積極，會幫每一個科室排定期測量血壓，並溝通醫療問題，甚至是關心職員家眷的健康狀況。一直到現在，當我們陪同老員工回去走訪屏東菸葉廠時，總有人能回憶起哪個地方曾是醫務室，而那裡曾有人如此用心的在照護職員們的身心健康。

6-4-7.楊明堂・廠長司機的公務車管理經驗

楊明堂，1928(民國 17)年出生，故鄉在中國湯陰縣，在中國河南洛陽跟共產黨打過仗；1948 年(民國 37)年跟著軍人一起從上海坐軍艦來到台灣。來台後先於鳳山官校服務，而後考試進入屏菸，1961(民國 50)年就業，擔任菸葉廠的司機，也屬於公務人員身份，一直做到 1991(民國 80)年。



楊明堂(右)與同事沈德平(左，財管職務)於屏東菸葉廠辦公室前的花園合照，約民國六十幾年左右。

經歷過國共內戰的楊伯伯，聽他講述自己的人生背景，就猶如看見一本滿是滄桑的歷史課本。楊伯伯講話帶有濃厚的外省腔，那樣的說話方式是他即使來到台灣超過一甲子的歲月也未曾改變的；雖然有時候不可避免的因為外省口音，而使得我們訪談及記錄者對於楊伯伯的敘事理解稍有困難，但他的話語裡從不失健談與親切。

當年楊伯伯作為菸葉廠的司機，主要的工作內容為載廠長、副廠長出訪巡視；平時則是依廠長指示，到了買菸期間就必須天天出巡，較為繁忙。雖說司機聽來似乎是個不需要有菸葉專業知識的職位，但每日隨著廠長出巡，更是需要謙和的態度與適當的應對。楊伯伯任職期間，屏東菸葉廠經歷四任廠長替換，每一任必定有其作風及經營管理策略；有時候其中秘密知道了也得裝作不知道，守口如瓶、不多嘴才是對這份工作的敬業，這應該就是楊伯伯多年來能夠勝任廠長司機一職的可敬之處了。

※老司機的職責

做為菸葉廠廠長的司機，楊伯伯以前自然是載著廠長去各原料區巡視過；尤其是買菸期那時候，事務特別繁忙，每天都得開著公務車載廠長往買菸場跑。楊伯伯載廠長、副廠長、稽證課人員外出，稱為「視察」；楊伯伯也笑著回憶：買菸期的時候每天都出去視察，視察不完，俺常常趕路呀。

楊伯伯跑勤的範圍很廣，過去他載著廠長、課長等人跑遍屏東各個菸區，不只美濃，南隆、高樹、里港、萬丹，哪個地方哪個坑，他都知道。

平常的時候楊爸爸的出勤比較不定時，長官要去哪裡他就得去哪裡，出巡時都要靠他載；雖然買菸是天天都要隨長官出去督導的，但種菸期間跟在長官身邊反而比較沒有大事要處理。督導的時候會分成好幾個組，但據說也不是每個組都必須督導完，組數多、事務忙就會隨機抽樣去督導；不過這也不是作為司機能決定的事就是了，廠長坐車廠長最大，要去哪裡是廠

長說了算。原以為每天載著長官出巡的楊伯伯，生活多半是早出晚歸，但楊伯伯卻說並非如此；反而每天老實的跟著廠長、長官。

※經歷過國共內戰的傳奇生命史

祖籍在中國湯陰縣的楊明堂，一生中經歷了大時代的變革，自他口中描繪出的那些經歷，全都猶如國寶級的記憶一般。楊伯伯 17、8 歲時加入軍隊當兵，雖沒有參與抗日戰爭，倒是在中國跟共產黨打過仗。他回憶起當年他們 206 師，在河南洛陽要到山東去作戰；楊伯伯在洛陽打過兩次巷戰，那言語中所描述的死裡逃生、屍橫遍野的景象，是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一點兒也無法想像的。

1949 年(約民國 38 年)，他跟著軍人一塊坐船自上海來到台灣。一下到台灣便是在鳳山官校，那個時候鬱子豆跟軍人推演都晾在一起的，一旁的草跟人一樣高，又滿是蟲子；日本人留下的倉庫、空地都荒廢了，彷彿坐困於一座空城……。

跟著青年軍來的楊伯伯曾經當著士兵接受孫立人的訓練，他回想那時的體能訓練：「挾多少人做這個，眼睛不能眨一下，眼睛眨、不行，對不起，菸桿子不敢走……體能訓練呀，我也是早上起來先跑步、先運動，跑 5500，這個軍校繞一圈；軍校後面有個山，經過山頭，再下來。跑的人最後都脫掉衣服，你只要能跑、跑得動，就回來……。」

※記憶中的屏菸

即使從前外省人在職場上比較吃香的年代，楊伯伯仍是以考試及格才進入屏菸任職的；他雖是菸葉廠的司機，卻也是屬於公務人員身份。楊伯伯跟大部分的其他員工一樣，在退休之後，基本上就不會再進入廠區了；不過廠裡邊的位址、處室他們依然記得，工廠裡的辦公室、各個機關、小單位，楊媽媽也說，除非被拆掉了，不然大家都記得。楊伯伯確實的職務是開車，所以廠內業務少涉略，但也跟很多員工交情很好，而楊伯伯本身也很重視屏菸這段歷史。

楊伯伯在屏東菸葉廠任職的 30 年間，共服務過四任廠長；在他退休後到屏菸關廠時，還經歷了兩任廠長的替換。楊伯伯回想民國 50 年初到菸葉廠、遇見第一任廠長的情景，那時候廠長自然是年紀比楊伯伯大的，據說他的姑姑還是清朝光緒皇帝的珍妃。不只家世顯赫，初任廠長也是個學識淵博、口才一流的人，與他的對話就像是在學習說話的藝術；而他又不官僚，而且為人正派，實實在在的獲得下屬對他的尊重。

回憶起屏東菸葉廠那段最繁盛的歲月，楊伯伯說，那個時候員工最多有一千多人，但是在廠區裡並沒有員工宿舍；等到下班了以後，整個廠區都有值班的警察來顧。那時候值班的警衛大約有十來個，是國家派來編制內的警察，叫工管警察，專門管理工廠園區的安全，他們的職權只能在這個廠區巡邏。

當年，屏菸的存在其實關係到許多人的家庭生計；時至今日，從前菸葉廠的老員工有許多都像楊伯伯一樣居住在斯文里；尤其是由舊廠房重建而成的「菸酒大樓」，裡面的眷屬是員工經過抽籤，退休後可居住的。

6-4-8.楊邱德妹・菸葉廠臨時工的職務與技術



楊明堂與楊邱德妹結婚時期留影。

※初為菸葉廠臨時工

楊明堂的太太、楊璿真小姐的母親，楊邱德妹女士曾是屏東菸葉廠的臨時工；18 歲時便生下了楊璿真小姐，37 歲那一年，楊媽媽帶著 19 歲的女兒第一次來到屏東菸葉廠做臨時工。

臨時工是菸葉廠大約在 3 月到七月左右一種季節性的因應對策，菸葉加工期要處理的菸相當多，一年之中的那四個月裡，除了台灣本地菸農上繳的菸葉，另外又有國外進口的菸葉需要加工製作，光靠菸葉廠裡的正式員工的話，勢必會呈現嚴重人手不足的狀態。

據楊伯伯補充，那時工人開工的時候有到七、八百人；而楊媽媽第一次來到菸葉廠時先是做推菸的工作：滿載菸包的公務菸車抵達了菸葉廠，臨時工將一批批菸葉原料用台車推進廠裡邊，推往後方的調理區，接著進行除骨加工。

※臨時工的制度與薪資

我們可以輕易的想見，當楊媽媽在做臨時工的那個年代，資訊流通並不發達，電話、手機也不普遍，更遑論網路；每一年菸葉廠需要臨時工大致上都是一樣的時間，到差不多那個季節，楊媽媽他們就會開始詢問有沒有缺人、有沒有要她們幫忙來做？

菸葉廠裡的每一個加工部門所需要的人手都不一樣，在開工之前，工會彙整出一個資料，再來開會認為合理不合理，最後統計起來看那一年需要請多少的臨時工，之後交由人事那邊

處理。一般菸葉廠徵臨時工也會張貼公告，但其實大多是員工介紹的，一個拉一個進來，大家都是自己人互相認識，所以哪些人工作賣力、哪些人比較容易鬆懈大致都會曉得。

人事處有時候也會象徵性的做一些測試篩選，基本上就是簡單的短跑、側握力器等等，畢竟現場的工作是要出勞力的，總是要有點力氣。早期來應徵臨時工的人較多，無法全部讓他們進來做，就會由人事及工務負責這樣的測試；然而到後來大家漸漸不太去找工廠的工作了，人事方面也開始缺人，自然這樣的測驗也就取消。

臨時工若是還會其他技能，那麼工作的內容也會有差；早期沒有電腦、最早時也還沒有計算機，這時候會使用算盤就變得很吃香，會打算盤的臨時工就不用跟著去幹勞力活兒。鄭如龍副廠長透露，最普通的臨時工來了就是領基本工資，之後再根據個人專長可能會高出一至六個職等，在民國七、八十年代左右，每個職等的薪水大約相差 10 塊、20 塊左右。楊璿真小姐也回想起她當時的薪資，她除了一般臨時工外還做過統計；做勞力的工作時薪水是 7500，但是做到統計時就又 8400 了。

※臨時工的工作天數及上下班時間

現在大多數的人都還會有些許印象，是從前星期六仍須要上半天班；然而菸葉廠裡的作息則有些許不同，廠裡不做半天的工，於是就把這個半天移到下一個半天，這一週休一天、下一週休兩天。臨時工的休假也是一樣的，跟著工廠的營運照常休息。

其實像這樣把兩個半天的工作時間合作一天，在工廠的運作上是有很大差別的。每天要進行加工的程序作業，機械就必須要先暖機，如果把機械開下去只有做半天就關掉，這樣肯定不合效率，既然做下去了就要連續做一天。敦智在之前的訪談也有訪問到，工廠裡的蒸氣要加熱起來差不多需要兩個小時，那也必須要在工人上班前提早來開；這樣只做半天的話不只耗費時間，也相當耗費能源。照著這個邏輯，大家就很能理解，工廠即使做兩個半天的工，也絕對不會相當於一整天的產量。雖然各菸葉廠有各廠的程序，但其他地區的菸葉廠基本上也都是這樣的工作時間。

不過有時候難免也是會有突發狀況，聽老員工們回憶起曾經突然只做半天的情況，除非是剛好沒有原料了，想做也不能做；再不然就是機器突然壞掉，一定沒辦法馬上修好，出現這些臨時的不可抗力因素才會只做半天。

6-4-9.楊璿真・斯文里的守門人

有過跟隨母親楊邱德妹在屏東菸葉廠做臨時工的經驗，楊璿真小姐也曾經是屏菸的一份子。能夠有機會重回現場，去撿拾散落的回憶碎片，或是打開那扇在營運時期從未對外開放的工廠大門，去告訴外界當年他們那份不為人知卻依舊引以為傲的工作；這對老員工們而言，必然是件令人振奮的事。



楊邱德妹與楊璿真(右)於屏東菸葉廠除骨工作期間照。

※與斯文里聯繫

位於斯文里的屏東菸酒大樓，有許多退休後的菸葉廠或酒廠老員工都住在那裡。據楊小姐所說，幾乎菸葉廠各環節工作者都有，有些是做過除骨、複薰的工務技士，也有農務的輔導人員；像是楊小姐的父親廠長司機楊明堂伯伯、物料課的龍媽、資深鑑定的張文輝伯伯等，他們都是經過抽籤，在退休後搬去菸酒大樓住的(所以並不是每一位退休員工都能直接搬入菸酒大樓)。

作為斯文里的守門人，楊小姐認識其他菸酒大樓里的老員工，也很樂意幫我們與老員工們牽線、聯絡適合訪談的人選，對於我們了解屏東菸葉廠的過程給予相當大的協助。菸葉廠裡各區都是獨立作業的，工作時間員工也很少在廠內各區互相走動；因為是生產單位，所以上班時間就是勞動生產。而因工作時無法在不同單位走動、每個單位各司其職的緣故，老員工們其實對於自己所屬的單位以外的職務並不真的了解；我們無法在只訪談一、兩位老員工的過程中，就得知所有菸葉的生長環節、鑑定的知識與技術、或是菸葉廠加工的細項流程。透過楊小姐的聯繫，讓我們認識了許多退休後在斯文里當志工的菸葉廠老員工：有來自農務課、工務課、物料課的資深人員，甚至邀請他們重回現場，親自講解當年廠裡面每一個不可或缺的工作細節，以及他們點點滴滴的故事。在一個已經歇下卻依舊氣勢磅礴的老工廠裡，我們跟著從前的專業工作者們，一起回憶曾經整個工廠運作時的溫度與聲音。

6-5.買菸場、輔導區

6-5-1.陳齊家・從香蕉家族到菸葉家族的里港輔導員



初次訪問陳齊家老先生時，其實是在一次蠻臨時的情況下，那時候我們拉了幾張藤椅和板凳，就在他家門口前坐下來對談。老先生娓娓道來，從最早菸葉在台灣出現的那個年代開始暖場；追溯久遠的歷史，整個敘述的範圍因而顯得浩大。時不時翻閱著他所留下來的舊照片以及各種證書，那些有的老員工在退休後便一把火燒掉的各項文件，如今他也依然一張張仔細的收藏著；每一年的升等認證書、專業人員的考核鑑定書……那些泛黃卻依舊保存良好的紙張，不僅乘載了一位老員工生命的進程軌跡，對我們而言也是一份重要的史料記錄。

陳齊家的家中目前還留有兩棟菸樓，他的女兒便將從小到大所見記憶中的菸樓樣貌以油畫的方式去呈現與紀錄；雖然相較於陳齊家本人，女兒可能已經是與菸葉產業漸行漸遠的下一個世代，卻也是作為後輩對於菸葉產業印象的詮釋這樣的角色，自她的畫裡所重現的，不只是家族、生活，更是地方歷史與文化的記憶。陳齊家先生就像是一本古老的字典，收錄著久遠以前年代的各種話語；而他的居所，也充滿著對菸葉產業的懷念。

6-5-2.張文輝・外勤與資深鑑定之眼



張文輝，1928(昭和 3)年於臺南縣出生，晚報戶口才成為 18 年次。戰後第二年自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畢業；1948(民國 37)年一月底在台中菸葉廠考試，二月初二錄取報到，任職初期在台中菸葉廠待了 12 年。1959(民國 48)年請調嘉義菸葉廠，任職四年多。1964(民國 53)年屏東的種菸面積增大，從台中、嘉義用抽籤的方式決定調動農務人員，因而調任來屏東菸葉廠。職務為面對菸農及輔導站的外勤業務等。於 1994(民國 83)年時退休，已退休 20 年。

※張伯伯的業務

張伯伯是在現場的鑑定人員，鑑定看菸葉是什麼等級，在買菸場評等買菸，鑑定完的菸葉送上車後就沒鑑定的事了。

為了防弊，像張伯伯平常在屏東服務，買菸期就會被調到別處，台中、嘉義、花蓮，外調三個月，由總公司的技正去抽籤決定。例如：抽到的是台中第八組，那就是第八組的正鑑定，去負責第八組的買菸。為了再防弊，買菸日當天再抽一次，抽出正鑑定跟副鑑定兩個人，一組兩個人，每天出門都會抽籤。抽完籤出發時，坐上的計程車也分組分好了，每次都坐不同車。

張伯伯從嘉義調來屏東的時候，最大的孩子也已經國小六年級了；那個時候一起調來屏東的同事有 15 人，雖然都是在農務課，但是基本上他們跑外勤的也不是每天都能見面，即使

同樣是在屏東菸區上班，光是在美濃也是有五、六個區的，大家幾乎都分散比較多。

像張伯伯這樣的農務人員，時常都在外面巡視菸農種菸的情況，對他們來說，跑外勤、與菸農接觸不算是出差，只是他們基本的業務；同時他們也有義務要指導菸農施肥、撒農藥，以提升菸葉的品質。即使是像張伯伯這樣資深，倒也不是屏東的每一個輔導區都待過；他曾經負責過里港、高樹、美濃的南隆、還有吉東，其中南隆和吉東原本算在同一區，因為太大了之後才分成兩區的。光是在那裡接觸的菸農就有 20 幾人。張伯伯 1967(民國 56) 年調來那裡，退休前才調到九如；他回想起以前往返屏東到美濃很遠啊！搬到九如之後就近多了。

張伯伯對於發生在菸葉廠裡面的大小事知道的不多，反而對菸田以及土地相當的了解。像以前種菸是採認證的許可制，每個菸農的產量都不一樣；他們的生產不一樣、土地不一樣，個人的操作方式也就不一樣。比如有一些地方，附近的土地出來的產量都差不多；或者有些地方產出的菸葉品質就是比較好，但是量卻相對較少……。張伯伯也憑著他以前的經驗舉例：像溪埔那邊的沙地產出的品質比較好，但也比較重肥，沙就是肥料含不住，所以會漏味；如果是美濃那裡的田地，水比較不會消掉，肥料保得住，產量就比較大……。

※早期的生活

說真的，現在問起來，已經很少有人真的記得自己上工後第一個月領的薪水是多少；跟我們訪問過的大多數老員工一樣，張伯伯對於早期的第一份收入也是模糊的記憶，他自己也說：「那時候都還用舊台幣啦，不會算啦！」

據說那個時候公賣局的福利很好，反倒當時教師才是待遇差的工作。在公賣局體制下，月初就領薪水了；跟縣政府還有教師不一樣，他們要到月底才有得領。不過張伯伯私下也感嘆，雖然福利好，但是那時候單身也不懂得存。

總是聽說早期的時候錢在薄很快，比如說：買同樣一個東西，早上買是五塊，到了下午就變成十塊了，還是照香港的匯率去算的。那個時候張伯伯還在台中，吃住都是「貼人」，薪水就差不多快去一半了，但是單身沒辦法。回想起以前，吃飯沒有像現在那麼方便，每天去麵攤吃也不是，再不然就是去食堂吃個定食；但是那個定食不便宜，算一算，每天吃這個薪水不夠啊，所以就貼人吃，看吃一個月算多少。

張伯伯所說的「貼人」，有點像是「寄宿」的意思：跟不認識的人借住房子，吃也跟著人家。給人家一個月的錢，人家吃什麼他就跟著吃；如果錢貶值了再看對方要怎麼調整，算是吃住都包給人家，這樣子也比較單純。

※屏東菸區的人情味

就跟我們在訪談羅李妹所詢問到的一樣，羅小姐也說他們農務課的感情很好，私底下還成立了互助會，也有各自繳交互助基金，也許這就是農務課最能體現出人情味的實際形式吧！每當有同仁退休的時候就會送匾，也有榮退的紀念品，那時候才會動用到較多的基金；而那個紀念品是用一兩的金子打造而成的黃金菸葉，象徵著他們彷彿鑲進了菸葉的生命故事。

向來都在輔導區服務、直接面對菸農的張伯伯，一年會有大約四次去到屏東菸葉廠參與

開會，通常也只有開會的時候會到廠裡；雖然在菸葉廠的環境裡顯得相對不熟悉，但是門口的警衛仍會記得他是什麼人，並不會被當作陌生人看待，而跟廠裡的人也依然有交際，關係也都很好。一直到了退休之後，張伯伯和他菸區的朋友們還是有保持聯絡；這一輩子的工作，也串起了一輩子的人情味。

※買菸時的生活記憶

訪談過程中，我們陪著張伯伯走過了許多早已事過境遷的場域，張伯伯總感嘆的說：現在公賣局真的吃虧很多啦！以前的宿舍、屏東分局都拆掉不見、改建成了公園，一切都變的陌生……還有買菸三個月期間，他們鑑定人員住的招待所，也都只能在他們的回憶裡才能夠追尋得到了。

買菸期的三個月，外勤人員是統一管理住宿舍的；由於隔天還要工作，晚上外出十點以前一定要回來。這時期，別縣市的買菸人員也會抽來屏東的招待所住，一起集中管理。這三個月裡，招待所包三餐吃住；雖然薪水沒有增加，但是有給固定的旅費、還有技術津貼，只是生活較不自由一點。星期天固定休息，所以若是家住比較近的人週末還是可以回家。

那時候若是家裡有妻子、小孩的就特別辛苦；張伯伯也說：年輕的時候很痛苦啊……但是現在想起來那也不算什麼了！尤其是家中有小孩，偏偏又在那時候生病發高燒的話，也只能白天的時候太太帶著小孩去菸葉廠的醫務室看診，要是晚上的話就沒有辦法了；關於這樣的甘苦談，張伯伯倒是豁達的說：這都是命，命短就是這樣……對他們而言，年輕時買菸期間的離鄉居住，總是一種辛酸的生活記憶。



張文輝(右二)鑑定買菸標本，年代未詳。

(陳梅珍 提供資料)

6-6.菸田、菸樓

6-6-1.廖連福、廖永福・發揚高樹耕種技術的菸葉大王



廖連福(左)、廖永福(右)

※廖永福・一起發揚耕作技術的兄弟

訪問起廖永福時，他自嘲已經很久沒有種菸了，但是其實我們都聽得出，他對於種菸時的種種記憶，一直也都是刻在心底的。

一如種菸人家的小孩，廖永福也是差不多 8 歲左右就開始幫忙在菸田裡澆水。他說，以前澆水要快，因為還要回去讀書，那時候當孩子也是很辛苦的；當有東西要疊放到菸樓需要 3、4 個人，那個時候小孩子就要會幫忙了，但是現在沒有這回事了啦！

至於現在，有電腦才有辦法做事了，就放在牆上，那本錢都撒下去了。廖永福感慨的說：現在一間菸樓因為有電腦，都要五、六十萬，而且都是自費的，公賣局也沒有補助了。那菸樓還是自己蓋的，聽他說，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還不太會，加電腦進去時都像外行人一樣蓋得很失敗；不過蓋到現在，也就都會了。

※廖連福・種菸產量最多的菸葉大王

訪問起廖連福，追溯他們家族的種菸，是從他們阿公那一輩，那個時候家裡比較窮，沒錢的話就是跟人家租地來種，之後才慢慢存錢買菸車等等；到他們兄弟在種植菸葉的時候，家裡就已經有 2 甲地了。

廖連福到不算晚婚，27 歲左右便成家了，之後也是住在家中同兄弟一起種菸；一直到了

大概 40 多歲的時候，開始覺得家裡太窄，才決定兄弟分開來住，那時候分家廖永福分到了 1 甲多的地。

說起他們家長輩開始種植菸葉的時間，據說從廖連福的爸爸小時候就開始幫忙在種了，種個家族種菸最少也種了 80、90 年。據他說他阿公那時候會種菸葉，是因為菸葉就算是比較固定的收入，但其實也不是太好賺，以 10000 斤來說可以賣個 200 萬，那一年就用那 200 萬來蓋房子買田地。那時候可以說每戶人家都有在種；反觀現在，大概只有 4 戶人家在種，工人也比較難請。現在很多人都選擇去工廠上班，田裡的工作又累又會曬黑，因此請工人也不容易，也就愈來愈少人種植，所以他才會愈種愈多。

種菸產量最多的他，成為了地方的菸葉大王，最多的時候曾經有 20000 多斤的產量，用了 8 甲的土地來種植。而身為菸葉大王，除了擁有五棟菸樓，他的菸樓還比別人的大間，並且也是有經過改良的。從前的菸樓都是用土磚蓋成的，用柴油燒熱火通到鐵管去烤菸，而且無論任何時候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看顧；現在的菸樓都加裝了電腦，雖然也是需要用到柴油，但只要一天幾次去確認有正常運作就好，不過若是不幸電腦失靈的話損失也會比較大。

翁禎霞 高樹報導，2000-03-02，〈數十年來堅守崗位 種植面積全省第二 高樹廖連福 種菸稱大王〉，《聯合報》，屏東縣新聞，p18。

高樹鄉民廖連福種植菸葉的面積達七甲二，是屏東菸葉廠轄內種植面積最多的「菸葉大王」，最近正值菸葉收成，廖家忙得不可開交，他不但擁有五架乾燥機（早期的菸樓）、每年雇用的工人近四百人次，每年此際，廖家就飄出菸葉香。

高樹、美濃一帶是南部的主要產菸區，每年九月以後菸農就忙著種菸，據菸農說，菸葉成長的速度猶如「灌風」一般，大約三、四個月的時間，菸葉就可長成一人高，農曆年前後更是菸葉收成的季節。

今年五十八歲廖連福從小種菸種到大，連他自己都數不清種菸的歲月，由於菸葉有保證收購價格，不受經濟景氣的影響，因此數十年來他始終堅守崗位，菸田愈種愈多，全家種植面積目前已達七甲二，全省排名第二，在屏東菸葉廠轄內，他則是有名的「菸葉大王」。

早期菸農家裡總有設置一幢菸樓，作為烘乾菸葉之用，現在多半改為電腦控制的乾燥機，光是廖家就有五架乾燥機，平均每年他得雇用近四百人次的工人幫忙。

菸農得把菸葉烘乾到一定程度才能繳給菸葉廠，廖連福說，剛採收的菸葉大約需十天左右，纔會是呈金黃色，才會有好的販賣價值，由於家裡種的菸葉實在太多了，走進「菸葉大王」的家，就可以聞到猶如茶葉香的菸葉香！

6-6-2.陳守禮、梁清榮・一起提升菸葉技術的高樹菸農



梁清榮(左)、陳守禮(右)

※陳守禮・從日本時代種菸至今

1933(昭和 8)年出生的陳守禮，跟大部份早期菸農的孩子們一樣，從小菸田便是他們成長的地方。他從 8 歲的時候在幫忙菸草澆水，同時也看著大人們幹活兒，邊看邊學。從轉芯、拔掉菸芽，菸芽拔掉後就切芯；菸葉長到了一定的高度，如若是遇到下雨，就採收了。之後用捲的，拿進去菸樓。

「菸樓要 32 度，差不多悶 80 個鐘頭。溫度上升要固定，從 32 度開始，一個小時多 2 度這樣直到 72 度。」對於烤菸時菸樓所要維持、調升的溫度，陳守禮一絲不苟的都記得清清楚楚，那種菸烤菸的活兒他可是做一輩子的。

烤完後的菸葉成堆擺放，接著裝成桶；以前都是用草繩綑綁起來，在拿去量份量。他甚至還回憶起了更早以前的往事：「日本時代都在 3 月繳菸，跟現在差不多時間。然後分成七等，也是跟民國一樣；不過現在有多一個八等。如果選好了，就賣一賣，接著領錢回來。」

陳守禮也坦承自己是愛種菸葉的，但是卻嫌地不夠他種，家中前面的那塊地還得要用來種香蕉。自日治時期家中便已經有在種菸的他，即使歲月流逝、今非昔比，他也依舊記得當時的光景。以前日本時代都種一萬株菸葉呢！但那不像現在是用幾分地、幾甲地來算的；那時候是用菸樓來計算種植株數，一棟菸樓就是一萬株。說起來，家中菸樓愈多棟就代表愈富裕，也還是一樣的道理。

※梁清榮•接受輔導區的推廣種菸

相較於從小在菸田裡長大的陳守禮，梁津榮開始種菸的年紀晚了一些。他小的時候雖是高樹人，卻必須跑去美濃唸初中，因為那時候高樹還沒有學校；1948(民國 37)年，他初中畢業時父親才剛過世，父親留下了蠻大的田地，而他又是長子，肩上突然落下了沉重的擔子……。

當時初中畢業的他，沒有工作，徒留一大片田地；那時候剛好公賣局藉著輔導區的人員來這邊推廣，而早期種菸的條件是很不錯的，當時也會有種菸獎勵，這也促成了他開始種菸的動機。

雖然家中的田地不成問題，但各種挑戰還是有的，比如：人力夠不夠、地夠不夠廣、家裡有沒有適合種植菸草的工具等等；必須要有工人蓋菸樓，材料也得要足夠。

雖說家中的田地是夠，但一開始也不敢貪圖大手筆；梁津榮說，最初種的時候都是小數目，後來才開始提高生產值，爭取更多種植菸葉的機會。美濃地方也是這樣，想增加種植面積都要經過公賣局的同意。



6-6-3.楊連榮・烤出父親的黃金菸葉



楊連榮，1958(民國 47)年出生，算是最年輕的菸農(目前國內種菸的菸農多是 20 幾年次)。菸農聯合會(為傳承菸草文化，於民國 92 年成立)第 2、3 屆會長，擔任會長共 8 年(約 96 年至 104 年)；2011(民國 100)年去印尼參加亞洲菸草協會。

楊連榮的家中，自日治時期爺爺那一輩起就開始在種菸了。年歲還未滿 60 的楊連榮雖算是年輕的菸農，但接觸菸田工作也有 50 年之久了；聽他說起，很小的時候還曾被母親攆到菸田裡幫忙。從小在菸田裡長大的孩子，卻在父親過世、必須繼承家業時，才發現原來種菸最重要的技術與眉角都還沒有學到；在經歷挫折、多方詢問、最終遇到恩師後，終於種出及烤出跟父親當年一樣好品質的菸葉。

一開始對於楊連榮的印象是他那平易近人的笑容，而從他說話的份量便可以感受到他那令人信服的領袖特質；不是強勢又帶給人壓迫感的那種，而是邏輯分明且腳踏實地使人認同的個人魅力。作為屏東菸農聯合會的兩任會長，楊連榮在面對訪談的鏡頭與提問時向來表現得從容自在；有時老一輩菸農因緊張而沒有完整表達的部分，他也能用清晰的口條加以補充。

這一年，是台灣菸葉生產的最後一年了，面對即將消逝的種菸文化，我們當然極力的想要去記錄下這樣的過程；而楊連榮也相當配合我們去拍攝他種菸的進度，在每一個環節與步驟他都能詳細的做解說、毫不吝嗇的應答我們的訪問，確實是致力於台灣菸葉文化傳承的重要人物。

※ 最年輕的菸農

民國 47 年次，年近花甲的楊連榮，算起來已經是最年輕的菸農；目前台灣種菸的，大都是民國二十幾年次出生的老菸農了。

楊大哥家的種菸源自於他爺爺那一代。他們家從日治時期就在從事這個行業了，確切開始時間到是楊大哥也不是很清楚；然後一直傳到後代，就慢慢分出去，但總歸也都是在做這個行業，因為每個人人都有分到一棟菸樓。

台灣的菸葉產業就要走進歷史了，但是大家都很捨不得、總是有感情的；光是說起最年輕的菸農楊大哥，就已經接觸種菸有 50 年之久了，更何況 80 幾歲的老菸農們。有的從一出生因為長輩在種菸葉，就被母親攆著也要到菸田裡幫忙；生命中滿是對菸葉的回憶，即使再不能種菸了，那也早已是他們人生的一部份。

他講述著過去成長於鄉下，早期大家都比較困苦，早晚一定要幫忙支撐家裡長輩的工作；而且以前還沒有機械化時，所有的步驟就是一定要倚靠人力。雖然說需要人力，但是大家的經濟程度大多不到能花錢請人幫忙那樣的水平，因此都盡量自己家大大小小分工去做；小的時候家裡說菸田還有什麼工作就要先去幫忙，等忙到快 7 點時還要跑步去上學。後來，種菸也機械化了，大家才逐漸感覺到生活有改善，也才開始有投資；機械化以後種菸是有比較輕鬆了，但相對的成本也提高了。

楊大哥還分析，菸葉產業與其他行業最大的不同在於：菸葉的事業大部分是要依賴人力，而非像一般產業大部分流程都可以靠機器取代。像要種植、培土、採收跟調理甚至是交貨，這些都是需要靠人力跟會看眼色的；就如同菸葉鑑定人員評定等級的專業技術及眼力，目前還沒有電腦可以用來區分菸葉的好壞。

※ 菸農聯合會長

一開始成立這個菸農聯合會也是因為想要把菸草傳承給年輕人，透過聯合會大家也比較有聯繫。由於這幾年都有合作社向政府機關說明這個菸葉的事業，例如文化部或是客委會，而政府也蠻重視的，所以要來做這個文化的傳承。每一個單位，有差不多三、四個合作社都有來找楊大哥，他們各自拿到政府發派的計畫後就必須執行，那勢必要訪問到比較資深的這些菸農。但是因為比較前輩的這些菸農過去教育程度普遍沒有很高，所以他們也比較不了解政府的計畫；而年輕菸農們就覺得說不能放棄這個事業，對於菸葉的品質能做到改善，一邊也是在協助政府做事。

菸農聯合會是於民國 92 年成立的，楊大哥則是擔任第二和三任會長，一屆的任期是四年；去年底他已經將會長一職交接給了菸葉大王廖連福，他是有得到證書認證的菸葉大王，他種植的數量最多，還是媒體有認同的。

說到工資，楊大哥說早期他們還要帶東西去跟政府議價；以農民的角度來說，工資貴的部分貴在以前是用木材在燒菸，之後比較進步是從日本引進電腦化的機械，用電跟火燃燒的，後來火則是使用柴油去燒；但因為油價一直上漲，然後油電的成本都高，所以整個成本就提高了。然而因為菸葉產業沒辦法整個機械化，所以都要靠工人，成本也就會比較高，工人吃

飯、飲料、點心也包含在這工資裡面，再來請多少工人則是看工作量、看今年收成多少。像現在雖然都是機器播種，但是實地作業還是要人工去帶頭播種才行。

在種植數量方面，早期並不是用每分地在控制種植量，而是用叢數來控制。收購的人員會來計算，不管你面積多大就是會算一條有幾叢，所以是控制叢數但是不限制重量。但是後來的廠商為了要綁菸、為了成本就用斤兩來控制，而不是叢數。這個試驗所就是過去三年的面積來平均，大概一分地算 250 公斤，那菸農如果多種公司那邊也不收，就是讓種出來的菸葉做肥料，不夠的話也不會補貼；這個行業到後來其實是蠻難控制自己的產量的，但是菸農還是覺得說我就是做這行業的，即使現在這樣要求也是會接受。

作為菸農聯合會長，每年的行事都一定要報告。其中令楊大哥印象深刻的一次出訪，是他 2011 年參加亞洲菸草協會，那時候去印尼，楊大哥是自己去，沒有人帶隊的；因為並不是菸酒公司派去參加的，而是瑞士莫爾公司跟他說機會難得，邀請他去看看。像亞洲有在種植菸草的國家就多達 25 個；馬拉威、巴西也都算是菸葉產業大國，去參加的時候他也是製作了五分鐘的講稿。

作為菸農聯合會連任兩屆的會長，相較於一般菸農，菸農代表的楊大哥跟政府、民間團體、甚至是國際組織，都有更多的交集以及溝通經驗。不只是團結在地的菸農，他也積極致力於菸文化的傳承，對於我們這些研究者以及種菸知識教育的活動，總是不吝給予我們協助。



6-6-4.林麗花、蔡寶玉、鐘蓮招・女性菸農的工作技術



林麗花(左 1)、蔡寶玉(左 2)、鐘蓮招(右 2)

林女士和蔡女士娘家是做工的，而鐘女士的娘家則是務農；許多女性菸農並不是從小跟著家裡種菸的，而是嫁了人以後才跟著婆家種菸，從一開始什麼也不會邊看邊學，自然而然的也就知道種菸的流程。

在漸漸了解菸葉產業的過程中便會發現，女性菸農在菸葉的生產上其實是有很大的付出的。在專賣制度時期，種菸也可以說是鐵飯碗了，擁有一棟菸樓就代表著擁有一甲地，都說哪個女孩嫁去了一戶有菸樓的人家這輩子就不愁吃穿了；但是在溫飽以及富裕的背後，其實還伴隨著每一年、每一季的莫大辛勞……無論是刮風下雨、甚至是颱風襲來時，菸農婦女都得揹著孩子到菸田裡蓋遮雨布，照顧菸葉如同照顧自己的小孩一般；而種菸就算是不請工人幫忙，至少也得是一夫一妻才做得來，這也意味著女性在這項產業中必定是菸農丈夫的重要支柱。然而女性在傳統中總不在事業上邀功，並沒有聽聞哪位女性菸農在種菸方面闖出一片天的；她們向來抱以刻苦而默默付出的情懷，將她們的一生貢獻給菸葉產業最輝煌的年代。

※鍾蓮招•28 歲後的種菸人生

1927(民國 16)年次生、已高齡 90 歲的鍾女士，講起開始種菸的契機，自然是因為結婚嫁了人。說起以前那個時代，女孩子大都 20、21 歲就嫁人了，可鍾女士嫁得最晚，28 歲才出嫁。她也自嘲說當時已是老新娘了，剩她還沒嫁人，本來還打算不要嫁了……可是母親總是很擔心，出門在外都會被人家問說：「你女兒是要養到多大啦？」所以母親回家難免會嘴碎；但也

就是緣份，讓她從高樹嫁到了九如。

鍾女士的娘家是務農種稻的，在娘家從未接觸過種菸的工作，是嫁到婆家後才從頭開始學幫忙種菸的工作。她回憶起當初嫁過來的時候已經是 3 月，菸田早就收割光了。當時準備七月又要開始施肥，八月的時候翻土，好像是九月的時候才種植……嫁過去以後什麼事都做，靠著努力與勤奮總是能做的很好。種菸的工作都是看著人家做，然後自己學習；鍾女士比喻說：「這不是在學寫字啦！這種農田裡的工作活只要看就大概知道怎麼做了……菸苗就是一個坑一個坑這樣。然後要牽那個白色網子來擋太陽就對了，晚上的時候再把網子收起來然後澆水，這樣它們才能活下去。就看一個有多大、多寬，然後一叢一叢下去後在放下去種。」

因為鍾女士在娘家就是務農的人，田裡的工作一點也難不倒她，割草、搬沙包樣樣都行；她也自豪的說：「以前我在割草的速度，能贏我的男生才不簡單呢！」她又說，以前種菸比較笨，農具也不像現在比較好使；有一次遇到他們兄弟發不動收割機的情形，但總不能工人都叫來了，卻讓他們沒事做，於是她便叫工人們挑肥、插根棍子、牽著牛繼續幹田裡的活……在那片田裡，必定滿是她人生中的精采記憶。

※蔡寶玉•從娘家做工到婆家種菸

現年 73 歲的蔡寶玉，也是自嫁到婆家後才開始學習種菸的；她九如的娘家則都是在做工的。她說，那年十一月剛嫁來的時候，都還不太會菸田的工作，因為家裡沒這種工作嘛……那個季節人家剛好都在摘菸葉，不會的話就是跟著人家一起做；那時婆家這邊種了三棟，所以請了很多工人，跟著工人邊幫忙邊學——這是她第一次接觸種菸的過程。

再來就是摘完菸葉的隔年六月，菸田裡要開始除草施肥；蔡女士說，那時候最辛苦的是，如果三更半夜聽說要下雨了，就算把孩子揹著也必須要去外面把菸葉遮蓋起來；白天的話就蓋層紗網布。她想起他們那時候種菸大概的流程就是六月施肥，八月播種，然後十一月底才收割菸田；最慢的也差不多在將近二月的時候就要收割了。

像她婆家這樣有三棟在種的，不能同時間三間都種，要分開種。一間先種，另一間就整理起來；整理好的時候，菸苗先放大株、大一點的先拿出來種，等到快種好的時候再換一批，都要拉大一點的起來種。等葉片長大了，就要來拔菸葉。她說以前都用串的，一竿看是要十雙還是十二雙。

跟鍾蓮招一樣，蔡寶玉也都是看人家怎麼做跟著做的；但是從做工到務農，蔡女士對於初次種菸的記憶總是特別鮮明，畢竟那對她來說，也是從此與菸葉結緣的人生中重要的轉捩點。

※林麗花•一輩子的菸田活兒

1948(民國 37)年次出生的林女士，算一算今年也有 70 歲了。跟鍾女士及蔡女士不同的是，林麗花原本就是本地人，雖然家裡沒有菸田，但娘家是在幫別人做工的，也就是種菸時會請來幫忙的工人。

林女士那時沒有讀國中，只有小學畢業而已，大概 15、16 歲就給人請去做工了；她描述

那時候所做的工作，從種菸株、等到菸株活起來的時候就要培土；再等它長大一點，等到它長得快跟一個人那麼高時，就要折它的芯……。雖然這些聽起來並不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但是請他們做工的老闆要是種菸的面積大，今天做這邊、隔天換那邊，每天都有工作啊！也因此林女士每一個種菸的過程都有參與到。

種菸的細節像是：在處理好菸種子後，因為雜草常常又再長出來啊，處理好這邊，那邊又冒出來、長了菸花蕊後要摘芯、等到葉片稍微金黃色，就可以摘掉了，最下面很醜的土葉就不用摘了、摘回來的之後，要用牛車載著，然後還要一個頭對一個尾，用線綁著……。

有關種菸的一切流程與技術，林女士也是跟著人家邊學邊做，好像大家都不特別去教，以前的人一個步驟不漏的跟著去做，自然也就會了。



2017年4月25日與楊連榮觀摩瑞穗買菸場繳菸狀況